

挚友仙逝 精神永存

——沉痛悼念江崇廓同志

○ 马翔泉（1964届工化）



2007年5月《清华大学史》写作座谈会，江崇廓（右）与贺美英老师亲切交谈

得知江崇廓同志于2018年11月28日不幸去世，悲痛、怀念、惋惜之情一并涌上心头。这里只谈谈我与他接触和对他了解的点滴，以寄托哀思。

11月30日晚，我和崇廓长女宁芙一起拟了一副挽联：“一生清廉厚德载万物；终世勤奋学识通四海”。这副挽联12月2日打在向老江遗体告别灵堂的电子屏幕上，表达了这位优秀的共产党员、卓越的清华教育工作者可贵精神之万一。

1969年底，我从工宣队组织下厂劳动的化工二厂被调至清华试验化工厂（200号）参加“八二零工程”。此时，崇廓正在负责200号的宣传工作。我与胡熙恩同志常到江崇廓在老生活区南楼的宿舍讨论宣传工作，他的爱人周春英大夫还曾用煤

油炉给我们煮挂面吃。其后，我与崇廓就由相识到相知，为核研院和校史研究共事了几十年。

1989年，5兆瓦低温核供热堆建成并成功地投入运行，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关注和轰动，成为我国取得先进核能技术突出成果，并充分体现专家、工程技术人员和广大群众爱国、创新、奉献精神的典型，受到主管宣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和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李志坚等同志的肯定。江崇廓同志当时在校党委宣传部负责全校思想工作和新闻宣传工作。他把核研院5兆瓦低温核供热堆作为重点，于1989年4月制订了详细的宣传计划和提纲，并经校领导批准。宣传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从1989年5月至1990年5月一年间，在国内外报刊上发表了关于5兆瓦低温核供热堆的文字和照片报道101篇次，在中央电视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等声像媒体上也作了30余次报道，并在《新清华》上发表报道17篇。这一期间，江崇廓还总结出了低温核供热堆建设中体现出的精神——为民造福，为国争光，建堆报国；为张孝文校长、方惠坚书记起草了给核能所全体教职员工的贺信，并为校党委、校务会议起草了《关于向核能技术研究所学习的通知》。1990年3月，他写出长篇通讯《志强智达热流来——首座壳式低温核供热试验反应

堆诞生记》，刊登于《中国教育报》3月29日一整版，展现了清华大学核能所的同志们艰苦创业的精神风貌。这是他自己最为满意的一篇文章，他尤其对反复推敲出的五个小标题：“走出维谷 开创新局面”“知难而进 更上一层楼”“科学运筹 实干出真知”“建堆报国 心齐泰山移”“千锤百炼 一次获成功”更为满意。

在担任核研院党委书记的8年中，他十分关心全院教职工的民生，与王大中、吴宗鑫等院党政领导一起，在住房、老同志离退休金、职称等方面，制定政策，向校领导反映和争取，并一件件落实，使全院教职工受益匪浅。如在知识分子的高级职称方面，先后设立了院聘副研究员和院聘研究员岗位，我就成为首批院聘副研和研究员。老江为广大群众做了这么多好事实事，却从来不说，默默无闻，以至于核研院许多受益者并不太知情。这期间，每年院领导在200号假期值班，他都主动选择除夕和大年初一。

我在核研院机关返聘期间，从2005年暑假至2006年12月，根据长期在院长办公室工作收集、整理、编写的有关资料，完成了《知难而进 众志成城——清华大学核研院的发展历程》的初稿，共27万字，配有240余幅照片，反映了核研院从1958年至2006年近50年历史的方方面面。这实际上是核研院接近50年的院史。2007年，我开始在校史研究室部分工作，与江崇廓在焊接馆校史室同一间办公室。我送给他一份修改稿，他很感兴趣，并说值得在清华出版社出书，仅从该书记载了许多200号的普通教职工、辛勤的建设者这一角度也该出。为了运作简单，可从他搞教育研究的课题拿出部分经费出版此书，而由我

文责自负，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研究课题。他与出版社联系并落实了此事。我的初稿未分章，只写了109节，老江建议全书分为“创业篇”“改革篇”“攀登篇”“发展篇”。我按照此思路做了修改，并对每篇加了一个副题，写了导语。同年10月，与清华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合同。经过几次修改，出版社排好版并设计好封面，决定于2008年底出书。这是一部内容丰富、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的书。几年来，该书稿得到了徐葆耕、刘元亮、钱锡康、罗森等专家的肯定，并希望早日出版。可惜经过老江的多方努力，却至今未能出版。

2006年，经江崇廓同志推荐，我被校史研究室聘任为特邀研究员，负责编写《清华大学史》第三卷工作。我只是一名普通教师，从未接触过校史研究，当时还在核研院机关返聘，2008年1月才被校史研究室正式返聘。参加第三卷的编写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和挑战。江崇廓同志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给予了我十分宝贵的帮助、指导和鼓励。从此，我与崇廓为编写校史而在一起愉快地工作，直到他2018年病危。江崇廓先用了两年的时间执笔写出《清华大学史》编写大纲，他告诉我为编写此大纲曾先后参阅了近千篇有关资料和书籍。我正是根据这个详尽、全面、准确而恰如其分的大纲编写第三卷的。江崇廓本人负责编写第一卷，用了极大的工夫研究、考证和编撰，做学问的艰辛、努力和认真是人们难以想象的。他经常在家写到深夜两三点，2014年春节前因患结肠癌住院动手术前几天，还把第一卷校史稿带到病房，突击改好后，让宁芙带给我帮他完成后续工作。从那以后的四年多时间，他不顾病体，一心扑在校史第一卷上，反复征求意见，钻研

□ 怀念师友

资料，一改再改，写出高水平的修改稿。2016年春，在钱锡康同志的建议下，老江邀请孙道祥、钱锡康、孙茂新、孙哲和我在校史馆对他写的校史第一卷中间稿逐段进行仔细的讨论修改，每周一次，历时两个多月，他认真吸取意见，认为收获颇大，感到十分高兴。他直到病危，还念念不忘校史的出版。江崇廓同志已经将校史和他的生命紧密地连在一起了，这种精神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想起来不觉潸然泪下。

崇廓长期以来，对我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心和帮助，包括学识、工作、健康、

生活等方方面面，成为我要好的师兄、同事和挚友。1995年，我在他的热心帮助和指导下，顺利晋升为学校教育研究系列研究员，他自己主动推迟一年申报，这是何等的无私。1986年我大病初愈，一天在路上遇到崇廓，聊天时他对我说：“生活是美好的。”这既反映出他的心情，也是对我的鼓励。如今，斯人已去，但他鼓舞我们努力做好为学为人，共创美好生活、美好明天的精神，却一直历历在目。

安息吧，江崇廓同志，你的音容笑貌，你的品德和精神，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2018年12月3日

悼念赵佑谋

○ 吕祖珩（1962届水利）

因公突染恶疾致残，瘫痪近38年之久的赵佑谋同学终于2018年11月30日离开了我们，享年80岁。水二年级近50位同学发了唁文，对这位惨遭不幸而又令人敬佩的同窗表示深切悼念，对其夫人郑平学友（清华给二）感人的品德表示深深的敬意！

哀痛之余，写了与佑谋交往的记忆，以资悼念。

在水二同学中，佑谋是与我关系很好毕业后联系最多的同学。大学最后两年多，我们同住一个宿舍，朝夕相处，关系融洽，同室还有陈虎、王咸儒、李佛炎。毕业前夕，他的女友郑平和陈虎女友葛德玉（动二）偶尔到我们宿舍来探视或邀约，大家都很坦然而不回避。

在经济生活最困难的时期，1961年1

月12日—3月30日，我们一起到平谷县海子水库南干渠进行水利规划和支援干渠施工，前后共61天，在住夏各庄小组中，佑谋、陈虎、李根芳、张文清、吴宗禹和我6人，忍饥挨饿，顶风冒雪，寒冬腊月，无电无暖，挤卧在农民家的土炕上，艰辛备至。可以说，这是我们一生中度过最艰苦的一段时日，但大家都经受住这次严酷的考验，胜利完成任务，安全、健康、情绪饱满地回到学校。

毕业后，佑谋分配到水电总局施工研究所。“文化大革命”初期，研究所撤销，他被下放到宁夏回族自治区青铜峡干校劳动，郑平也从二机部北京给排水设计院下放到青铜峡干校。干校劳动结束后，他俩很巧又分配到我所下放的水电五局。